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臨川集

(七)

王安石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臨川集

(七)

王安石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臯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敍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常。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尙

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尙書廣歌之事。而愚憊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會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臯。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旣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常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敍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敍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臬。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臬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於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掣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臯薦舉人材。然尙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職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

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等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卷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獷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污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平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

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遠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艱脆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千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千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

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之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卽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枷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葦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噬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儉。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逮。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

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係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蜚譴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譴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